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宋代来华外国人旅行手续问题再探

Another Look at the Song Dynasty's Management of Foreign Travelers

陈少丰/Chen Shaofeng

中国古船建造法考述

Disputing the "Structural Method" of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Chinese Ships

何国卫/He Guowei

清代沿海钓船的航运活动

The Activities of Fishing Vessels(Diao Chuan) in the China East Se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松浦 章/Matsuura Akira

鸦片战争与日本“世界认知”的转化

——以江户时代“东西文化优劣论”的衍变为视角

The Opium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Understanding about World
魏灵学/Wei Lingxue

明代《福建海防图》台湾地名考

Taiwan in the Ming Coastal Defense Map of Fujian Province

周运中/Zhou Yunzhong

研究中国航海史的瑰宝: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中的航海资料

吴松弟/Wu Songdi

(第十三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第十三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航海. 第十三辑 /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325-7797-2

I. ①国… II. ①上… III. ①航海—交通运输史—中
国—文集 IV. ①F5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6648 号

国家航海(第十三辑)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58,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

ISBN 978-7-5325-7797-2

K · 2099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国家航海》编辑委员会

主办：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顾问：杨 樵 上海交通大学

主 编：徐祖远

副 主 编：张东苏 钱建国 王 煜

编辑部主任：周群华

编 辑：温志红 [美]Xing Hang(杭行) 单 丽 李 洋

编委：(中文编委按照姓氏笔画排序，英文编委按照字母顺序排序)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乔培华 广州航海学院

刘序枫 台湾“中研院”

刘超英 北京市文物局

孙光圻 大连海事大学

苏基朗 香港科技大学

李培德 香港大学

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

张 页 上海航运交易所

张 威 中国国家博物馆

邵哲平 集美大学

胡平贤 中国航海日办公室

柳存根 上海交通大学

施朝健 上海海事大学

高德毅 上海海事大学

席龙飞 武汉理工大学

潘君祥 上海历史博物馆

- [日] 松浦 章 日本关西大学
- [韩] 河世凤 韩国釜山海洋大学
- [美] 韩子奇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 [澳] 黎志刚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 [德] Angela Schottenhammer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
- [丹] Benjamin Asmussen 丹麦国家海事博物馆
- [英] David J. Starkey 英国赫尔大学
- [加] Hector Williams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海事博物馆
- [德] Ingo Heidbrink 美国老道明大学
- [英] Janice Stargardt 英国剑桥大学
- [荷] Jeroen P. ter Brugge 荷兰鹿特丹海事博物馆
- [荷] Joost C. A. Schokkenbroek 荷兰国家航海博物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 [丹] Jørgen Selmer 丹麦皇家博物馆
- [荷] Leonard Blussé 荷兰莱顿大学
- [瑞] Marika Hedin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物馆
- [意] Patrizia Carioti 意大利那波里东方大学
- [美] Paul J. O'Pecko 美国神秘港海事博物馆
- [美] Robert J. Antony 中国澳门大学
- [德] Roderich Ptak 德国慕尼黑大学
- [英] Sally K. Church 英国剑桥大学
- [英] Stephen Davies 中国香港大学

目 录

对马倭书与朝鲜传闻 ——朝鲜与日本围绕三藩之乱的情报交涉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osŏn Korea during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陈 波 / Chen Bo	001
宋代来华外国人旅行手续问题再探 Another Look at the Song Dynasty's Management of Foreign Travelers 陈少丰 / Chen Shaofeng	019
粤洋之患、莫大于盗 ——清代华南海盗的滋生背景 The Background behind the Rise of Piracy in Guangdong in the Qing Dynasty 陈钰祥 / Chen Yuxiang	032
宁海舵的测绘与研究 Survey and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Rudder at Ninghai 龚昌奇 / Gong Changqi	051
中国古船建造法考述 Disputing the "Structural Method" of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Chinese Ships 何国卫 / He Guowei	058
清代沿海钓船的航运活动 The Activities of Fishing Vessels(Diao Chuan) in the China East Se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松浦 章 / Matsuura Akira	067

唐朝海上交通与贸易

——以长沙窑贸易瓷为线索的考察

Study of Maritime Trade and Shipping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Trade Porcelain of the Changsha Kilns

王怡苹 / Wang Yiping _____ 078

鸦片战争与日本“世界认知”的转化

——以江户时代“东西文化优劣论”的衍变为视角

The Opium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Understanding
about World

魏灵学 / Wei Lingxue _____ 087

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与市政经费筹集：

以码头捐为中心的分析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Municipal Funds in
Modern Shanghai: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Wharfage Dues

武 强 / Wu Qiang _____ 104

中国近代海关的《海务报告》考论

The Study of Marine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 of China
Maritime Customs (1909~1937)

姚永超 / Yao Yongchao _____ 130

郑芝龙研究何以成为可能？

——1920年代以来两岸学界的郑芝龙研究述评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Zheng Zhilong A Review of
Cross-strait Academic Research on Zheng Zhilong since
the 1920s

余福海 / Yu Fuhai _____ 140

明代《福建海防图》台湾地名考

Taiwan in the Ming Coastal Defense Map of Fujian Province

周运中 / Zhou Yunzhong _____ 157

研究中国航海史的瑰宝：

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中的航海资料

吴松弟 / Wu Songdi _____ 175

对马倭书与朝鲜传闻

——朝鲜与日本围绕三藩之乱的情报交涉*

陈 波**

摘要:清初三藩之乱的发生,不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也造成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大震荡。为应对华夷秩序调整的可能变局,日本和朝鲜皆致力于搜集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情报,并围绕情报交换展开错综复杂的外交博弈。日本屡屡以虚假情报试探朝鲜的反应,朝鲜则极力进行情报封锁。两国表面上依据交邻原则互通声气,实则同床异梦,时刻提防对方的情报讹诈。日本和朝鲜错综激烈的情报攻防,折射出当时清朝、朝鲜、日本三国在三藩之乱发生之际,面对诡谲易变的国际格局产生的交错缠绕的利益分野。

关键词:三藩之乱 日本 朝鲜 情报交涉

异国情报不仅是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知识基础,也构成了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相互认知及彼此影响的情感因素。在传统的东亚诸国之间,每逢国际格局急剧变迁的特殊时期,就会上演纵横捭阖的情报战,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世界。清初三藩之乱的发生,不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也造成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大震荡,东亚诸国如朝鲜、日本、琉球等莫不极力搜集相关的政治、军事情报,以应对华夷秩序调整的可能变局。朝鲜以各种名目派至北京的“燕行”使团相踵于途,极力打探有关三藩之乱的情报。日本也不遑多让,通过釜山倭馆、琉球以及唐船等三个途径努力获取情报。德川幕府时期的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1]卷

*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战略研究(批准号:14ZDA078)”及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船风说书’译注及研究”(批准号:13CZS020)及韩国教育部2013年度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规划办:KSPS)“海外韩国学教科重点基地”项目(ABS-2013-OLU-2250003)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陈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讲师。

[1] 江户幕府儒官世家出身的林恕(1618~1680年)及其子林凤冈(1644~1732年)利用职务之便,将所经眼的“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中。从《华夷变态》的序言可以明确看出汇编者的初衷:“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往来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林恕、林凤冈:《华夷变态》卷首序文,东方书店,1981年。关于《华夷变态》,近期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有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清文堂出版,2009年;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商务印书馆,2011年。

二至卷七收录了有关三藩之乱的大量风说书,其中以唐船风说书为主,兼收少量朝鲜、琉球风说书及汉文文书。^[1]《华夷变态》卷首序文,乃编者林恕题于“延宝二年(1674年)甲寅六月八日”,也就是在三藩之乱发生之后约半年,这也充分说明三藩之乱引起了德川幕府高层的极大关注。

朝鲜往往利用入燕使团积极搜集与台湾郑氏以及三藩相关的政治军事情报。其情报搜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采买违禁图籍、购买清朝公文、贿赂清方人员、交结各色人等(如琉球使者、被掳朝鲜人、清人等)^[2],甚至为外交情报搜集拨出专款。^[3]相关内容除《燕行录》外,还集中见于《同文汇考》补编所收《使臣别单》、《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等大部头的编年体史书也不乏记载。

截至目前,学界关于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及日本对清朝的情报搜集,应该说已经有程度不等的研究积累,但是对于此间日本和朝鲜围绕情报交换而展开的外交博弈的研究,似乎尚付阙如。毕竟乍见之下,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交往,似乎与清朝毫无关联。可是近期葛兆光先生在不同场合提出,“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各种交往,政治的、礼仪的、文化的交往,总有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就是中国。因为,所有的标准,包括文雅、礼仪、名分、风俗,作为价值的好坏是非标准,都来自传统中国”^[4],而日本与朝鲜在三藩之乱期间围绕情报而展开的折冲樽俎,亦当作如是观。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朝鲜史料为中心,对照《华夷变态》中保留的朝鲜风说书的相关记载,展现日本和朝鲜之间关于三藩之乱的情报搜集、交换概况及其动态过程。

一、对马倭书——日本对朝鲜的情报讹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朝鲜谢恩及冬至使入京,当时正逢三藩之乱发

[1] 相关研究成果有松浦章:《東アジア世界を巡る“三藩の乱”の情報》,原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6号,1987年,后收入氏著《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一书作为第三章;以及细谷良夫:《三藩の乱をめぐる一呉三桂の反乱と楊起隆朱三太子事件》,收入日本历史研究会编《戦争と平和の中近世史》,青木书店,2001年,总体而言并不充分,有待深入。

[2] 关于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的情报搜集,则成果较多。可参见魏舶:《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遣清使研究——以朝鲜使者归国汇报的偏见为中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08年;沈玉慧:《清代朝鲜使节在北京的琉球情报搜集》,《汉学研究》2011年第29卷第3期;伍跃:《朝貢関係と情報収集——朝鮮王朝对中国外交を考えるに際して》,载《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王桂东、达力扎布:《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 张存武:《朝鲜对清外交机密费之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6年第5期。

[4] 葛兆光:《葛兆光再谈“从周边看中国”》,《东方早报》2013年12月8日第B01版。实际上在此之前,葛兆光已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类似意见。

生后不久。朝鲜使臣迅速以“别单”的形式,向国内报告吴三桂起兵事以及耿、尚二藩的动向。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起兵,仅仅两天之后“杨应龙之乱”爆发,因此朝鲜使臣至北京时,得以亲睹京城的骚乱情形:“入城门则处处设幕伏兵,街巷持弓矢佩剑之徒,作队驰骛,显有惊动之状”,经多方打听,得知“有人自称崇祯皇帝第三子,而缔结诸王及诸将管下人,各着白色帽,荷红色带,藏火药于怀中,期以今月(念)〔廿〕三日纵火于城中各处。人临期告发,故逮捕徒党,举皆诛杀,而所谓朱三太子知几逃躲,今方物色购捕云”。^[1] 朝鲜使臣甚至设法获取了湖广总督蔡毓荣告变密本。康熙十三年(显宗十五年)三月二日,谢恩使金寿恒所派译官到达汉城,禀报吴三桂叛乱之事。^[2] 朝鲜君臣闻知后大为兴奋,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相继疏陈“天下事变,迫在目前”,应“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3] 既而大臣尹鐸(1617~1680年)^[4]又进密疏,力促显宗借机北伐,以完成孝宗未竟之志。未几显宗驾崩,肃宗以冲龄继位,“南人派”的尹鐸得到重用,继续力倡北伐,主张朝鲜应实行三策:“北伐一也,渡海通郑二也,与北绝和三也。”而领议政许积(1610~1680年)^[5]则力陈朝鲜积弱,不宜妄兴大事,主张按兵不动,静观局势发展,不少务实大臣亦相附和。^[6] 围绕三藩之乱期间的对清外交问题,手握权柄的“南人派”内部两派政见相对,分别以许积与尹鐸为首,聚讼不已,但二者实无原则分歧,而仅仅策略有别。盖因此时朝鲜虽已屈事清朝已数十年,但朝野普遍对于有再造之恩的明朝抱有强烈之思怀,而仁祖年间遭受城下之盟的屈辱历史记忆,则已渗入朝鲜君臣之骨髓。而三藩之乱的发生,更是促使反清思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任何政治派别都不敢也无法挑战。

另一方面,与朝鲜一衣带水的江户幕府当局,甫闻巨变,即有不测举动。日本在康熙十三年五月获知三藩之乱的情报,六月报至江户,七月对马宗守就将所获情报知会朝鲜东莱府使:

府使权大载时,云贵守将平西王吴三桂,上年冬起义兵,杀四川守将张部院,因得湖广九府及陕西之半。传檄于平南王、靖南王、东(亭)〔宁〕锦舍,与之连谋。平南、靖南皆连兵相应,锦舍亦以十万兵、九百艘,海陆合势,期以六月,进取南京。南京形势,必不能抵挡是如为祿。崇祯第三子,以今年

[1] 《同文汇考》补编卷二《使臣别单·谢恩兼冬至行书状官李宇鼎闻见事件》,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1578~1580页。

[2] 《朝鲜王朝显宗实录》卷二二,显宗十五年三月丙寅条,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第61页。

[3] 《朝鲜王朝显宗实录》卷二二,显宗十五年五月乙卯条,第65页。

[4] 尹鐸,字希仲,号白湖。仕孝宗、肃宗朝,南人派的首领,与西人派精神领袖宋时烈(1607~1689年,字英甫,号尤庵)不睦,庚申换局(1680年)后,宋时烈还朝,攻尹鐸为“谗贼”,后者遂被杀。

[5] 与尹鐸同为南人派首领人物,庚申换局后不容于宋时烈,被杀。

[6]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二,肃宗元年二月丁酉条,第244页。

正月元旦即位,年号周启,皇子即甲申三岁之儿,而周氏、田氏二人及大监王奉与平西王,潜藏保护这也是如。因倭人所言译官等手本处,缘由驰启。〔1〕

实际上康熙十三年三月朝鲜君臣即已正式获知三藩掀起叛乱,但尚不能确定三藩是否都已起兵,而日本因在当年五月获得了吴三桂和郑经的檄文,以及福州二番船船员的口述,所知较详。日本向朝鲜通报三藩之乱的情报,表面上是基于两国“交邻”关系主动提供。但是,“交邻”的外交理念一旦面临严酷的地缘政治现实,不免要大打折扣。朝鲜在清朝与三藩角力之结局尚未明朗之际,一方面对清朝不得不极力掩饰萌动已久的不臣之心,另一方面,对于曾经蹂躏朝鲜国土且时有狼顾之心的日本,也必须时刻提防其情报讹诈。为此,针对对马所言台湾郑氏将大举入犯朝鲜的消息,惊惧之余又不免将信将疑。

而日本将所获情报知会朝鲜的同时,也向朝鲜打探消息。在此过程中,釜山倭馆〔2〕发挥了情报枢纽的作用。康熙十四年正月,釜山倭馆从朝鲜那里打听到一则重要信息,传播者可能为朝鲜的好事之徒。据《华夷变态》卷三《朝鲜传说》载:

(乙卯正月十六日)唐国大部落入吴三桂之手,目前已进围南北两京,南京已攻占大部。如南京失陷,北京之鞑王亦难城居,或将撤往鞑鞑本国。如据目前所知声息,因蒙古军及诸外国军大举入援,北京鞑王或无灭亡之患,吴三桂独自面临如许情势,北京乃得稍安。据风闻,鞑鞑军可能战败,或在当年决出胜负。〔3〕

根据所附按语,对马宗守平义真将该风说书与一幅三藩与清朝军队的攻守形势图一起,进呈酒井雅乐头和稻叶美浓守两位幕府大佬,并在得到幕府指示后,迅速派出使者打探消息。据载,在当年闰五月有所谓“头倭一人,欲探吴三桂事情及南北声息”,并急于向朝鲜当局印证吴三桂军“围两北两京”的情报是否属实〔4〕,书简在六月三日送达朝鲜京城,略云:

〔1〕《边例集要》卷一七《杂条》,甲寅七月条,探求堂,1969~1970年,第490页。

〔2〕倭馆是朝鲜王朝在朝鲜半岛南部设立的日本人居留地。万历朝鲜战争以前,朝鲜境内曾有多处倭馆存在,江户时代倭馆被限定在釜山,日本方面由对马藩与朝鲜进行外交来往和贸易通商。1607年,朝鲜派出通信使赴日,对马藩独占了朝日恢复邦交以及相关外交的使命,在釜山设立了倭馆,被赋予了对朝贸易的独占权。1609年己酉条约缔结后,对马藩名义上成为朝鲜的外藩,朝鲜授予对马藩藩主官职,承认其作为“日本国王使者”所拥有的特权。然而除了一次例外,日本使节赴汉城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而日本人离开倭馆外出也是被禁止的。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被废除。参见米谷均《对马口における朝鮮・中国情報》,载《近世日本の海外情報》,岩田书院,1997年,第113~126页。

〔3〕《华夷变态》卷三,第100页。

〔4〕《边例集要》卷一七《杂条》,乙卯闰五月条,第490页。

大明旧臣吴三桂，辅翊先帝幼子，久怀立孤，丕运恢复之筹，分筭倡良将，杖节举义兵，方欲树创业守成之功，而今业已图南北两京。各天异地，未详斗乱情形。贵国地近鞬鞞，道通中原，不知干戈余殃，无及边徼耶？

对马来书便如负薪救火，使得本就不得安宁的朝鲜政局更加动荡。诸大臣围绕如何处理来书，聚讼盈庭，“尹鑄欲因日本通锦，庙堂欲以倭书告清，相争不决”。^{〔1〕}一方面顾虑若将来书告之清朝，会使原本就风声鹤唳的清廷更加怀疑朝鲜有不臣之心。但是同时又必须稳住日本，使之不得滋生假途灭虢抑或问鼎中原等妄念。或出于上述考虑，礼曹参议南天汉于六月复书日本，试图打消日本的妄念，书信中一方面说“滇闽兵端，此亦略有所闻”，但又强调“交南朔易，道途踔远，军筹战略，机事又秘，流听流说，盖鲜情实”。并且提到近来朝鲜派往北京的燕行使节已经回京，而使行人员“俱言燕市之市肆自如，南都之迹辙不绝”，至于朝鲜目前“亦幸无他警，壤界粗安”，并没有受到三藩之乱的波及。^{〔2〕}从复书内容看，似乎朝鲜惟恐清朝战败，这当然不是朝鲜的真实愿望，而无非是针对居心叵测之日本的外交辞令而已。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朝鲜官方向日本极力掩饰，但日本还是通过釜山倭馆，从朝鲜的好事之徒那里获取了截然不同的情报，一窥朝鲜的真实底牌。一方面朝鲜当局固然向日本力证吴三桂进围两京的消息不确，但吴三桂盟友郑经军队的动向却委实使得朝鲜君臣大为紧张，一则朝鲜风说书十分能说明问题：

锦舍如今势强之故，吴三桂锦舍之谋士，建言如此番获胜，应进图朝鲜而治之。其中缘由，亦流传于朝鲜国。锦舍乃郑氏，为朝鲜六大姓之一，有此渊源，可知上述传闻大抵真实，是为可虑。尤其在五六百年以前，有所谓释氏道说者，其所留预言末世之谶书中，言及五百年而后，将有郑氏之人君临朝鲜。朝野忧虑此事会否发生……上系派驻朝鲜之家臣所报，民间传闻之类，虽或多不实，仍据所言，书以上呈。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对马宗守^{〔3〕}

所谓郑经有举兵入侵朝鲜之谋，自然多系夸诞不实之词。但是这些传闻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君臣举棋不定的复杂心态以及进退两难的决策困局，而这一点无疑在日方掌握之中，揆之朝鲜史籍，亦历历可考。如有好事者陈绚上疏力陈：“请择能胡语、汉语者，间行深入，以觐贼奴虚实，又察吴将胜败。文武中择智谋异等者，为通信使，送于郑锦海岛，凭寄檄书于吴三桂，以约某月某日兴兵协力之

〔1〕《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四，肃宗元年六月庚申条，第287页。

〔2〕泉澄一编：《宗氏氏录》，延宝三年（康熙十四年）五月，清文堂，1981年，第112～113页。

〔3〕《华夷变态》卷三，第135～136页。

期。”^[1]公然要求加强对清情报工作,同时努力寻求与三藩及郑经结盟之途径。无独有偶,极力主张与清绝和的大臣尹鑄于康熙十四年年初一月二十四日向肃宗进言:“今日之忧,唯在于郑锦之猝迫海边,清虏之充斥西路,前秋虚警,亦非无根之事。以此告急于清国,请得缮治兵事,且我服事清国,郑锦之所尝疑而忿之者也。今与吴三桂合力,其势甚张,恐有〔声〕〔申〕罪致讨之患。”未获肃宗应允。^[2]四月三日,尹鑄因唐人黄功上疏通使郑经,乘机向肃宗进言:“天下大乱,皆叛胡,而独我国服事。他日中原恢复,我国何面目可立?今送一介使,通问于郑锦,则庶有辞于他日。”亦为许积等执政大臣所阻。^[3]十月二十二日,右副承旨李同揆上疏言:“今日之隐忧,最在海上,会猎之书,一朝南来,则东吴谋士,争献迎贼之策,虽殿下手斫奏事之案,亦无及矣。”并要求“合天下之力,并东南之势……风便顺利,张帆过海”,进攻清朝。肃宗嘉其慷慨,但以时势不合不允其请,态度上已有所动摇。^[4]

康熙十四年五月对马来书事件才刚刚落幕,次年二月二日,朝鲜领议政(宰相)许积在出席“御昼讲”(相当于中国的经筵)之际,突然自袖中拿出一册对马“来书”上呈肃宗,并建言送示清廷,以求自明。^[5]二月十日,肃宗对于倭书所示“郑锦之睥睨、海岛之乘机”深感忧虑,要求大臣未雨绸缪,有所准备。^[6]可是二月十五日,肃宗召见许积,许积又一口咬定倭书系伪造,并建议援引仁祖朝故事处死肇事者赵昌汉,肃宗遂诛之了事。^[7]此事亦见于《备边司誊录》肃宗二年(1676年)丙辰三月十一日条:

启曰:自上年秋,閭閻间骚屑大起,有若变乱,朝夕将发者,及至冬间而益甚。人皆言倭书再来,其中有郑锦之兵将到之语,而庙堂之臣,讳而不泄,至于士夫,亦多有来问虚实于臣等者,莫知其由。只以人心不淑,胥动浮言,为可骇是白如乎。正月之初,臣积,偶闻武宰有目见所谓倭书者,招而问之,则言果得见于朝士家云,其伪造倭书,以惊惑人心者,意在乐祸。^[8]

如此说来似乎连一向持重谨慎的许积也中了圈套,可见在三藩之乱时期,对马倭书颇能煽动輿情,进而影响朝鲜决策。但是,这份倭书是否伪造实未可知,《华夷变态》卷四载有《朝鲜译官答对马州家臣书》云:

一自佐浦旋颿以来,风潮累变,节序已三换矣。缅惟太守大人鼎茵崇

[1]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三,肃宗元年五月辛未条,第274页。

[2]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二,肃宗元年一月癸未条,第240页。

[3]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三,肃宗元年四月己丑、辛卯条,第260页。

[4]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四,肃宗元年十月丙子条,第307页。

[5]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五,肃宗二年二月甲寅条,第321页。

[6]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五,肃宗二年二月壬戌条,第322页。

[7]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五,肃宗二年二月丁卯条,第322页。

[8] 《备边司誊录》第2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9~1960年,第234页。

恣，亦惟诸奉行金执事，动止珍迪，区区胆僚，不容言喻。日者敝职留贵州时，伏荷大人损示札翰，细讯以中国变乱颠末，而行人之出疆者，其不及受辞者，亦不敢以其所不知为知。故泯泯墨墨，有扣不响，归来怅恹，亦何可言。敝职西还之日，偶值燕都使者，又自北来，仍得以详刺事情，闻有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驻兵荆州，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驻兵岳州，多罗贝勒栋格进剿陕西，大将军和硕安亲王进剿长沙，和硕康亲王由浙江，和硕简亲王由江西，并取福建。兵马则分九路攻战，已阅三岁。其向荆岳者，盖拒平西也。其向闽浙者，盖备东宁也。其向陕西者，盖讨王辅臣也。或进或北，乍失旋收。江浙之间，尚为楚汉之京索成皋。北兵既未能弃原野之便，而入篝棘之险；南人亦难舍舟楫之利，而犯介马之锋。胜败之形，殆未有所分，则书中所谓战围南京之说，似是远外虚声，非的报也。茅闻燕齐之境，又方专意海防云，此则似亦有虑，夫东宁之风舶出没无常矣。前书中辞意，既极勤恳，开海良多，则敝职已布之于南公诸大夫^[1]之侧，相与嘉悦赞叹，深感太守大人暨诸执政君子能念邻好之笃，至于如此也。每欲一以竿尺仰覆，兼陈谢悃，而因仍不遑以迄于兹。适闻橘成陈方，惟辑端此奉敷。千万不尽，惟希鉴照。

丙辰年八月日

对马州家臣金尊公阁下

韩金事兴判

金判事□判^[2]

这则答书署期为“丙辰年八月日”，可见此前对马岛的确曾致书朝鲜译官，细讯“中国变乱颠末”，并提供所谓“战围南京”等情报。而因公逗留对马岛的朝鲜译官自述回朝鲜以后，“节序已三换矣”，可推知来书约在丙辰年春季。又据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卷一九《以马岛来问中国事情事移礼部咨》：

朝鲜国王为委报邻岛移书语意非常事，议政府状启节该：上年夏秋间，东莱倭馆译学等，偶因馆倭得所谓福商所传吴三桂檄文者，察其满纸辞意，决是卉服伎俩，不类汉人文字，既已毁弃勿留，亦不敢烦闻大朝矣。又近于本年六月，东莱府使鱼震翼报称对马岛主平义真委送差倭十三人，持书契出来馆所等因。臣等取见其书，盖即岛主抵本国礼曹参议者也。其中有曰“大明旧臣吴三桂，辅翼先帝遗子，分筭倡良将，仗节举义兵，今业已围南北两京，而各天异地，未详斗乱情形，贵国地近中原，不知干戈余殃无及边徼”等语。臣等因此窃念：本国与彼倭通好羁縻今已七十年，凡岛中情状，皆本国之素所惯悉，言多狡谲，俗喜欺诈，种种事端，虽属可骇，本国并皆捐置不察

[1] 指朝鲜礼曹参议南天汉。

[2] 《华夷变态》卷四，第170页。

而已。今此书契之辞，又明是卖弄哄人诳人之计者。本国之专赖大朝字恤之泽，邦内义安，亭障无警，固岛人之所已悉。今乃以边徼干戈为问，此外荧惑之言窥伺之态。诚有不可以测知者。即今缘边郡邑，船舰久已废缺，城池一无所恃，疏忽之忧，有倍常时。且此岛主之端使特讯，有非前日倭译私相传授者之比，语涉上国，理难隐蔽，合无备将前因，咨报该部，允为便益等因，具启。据此，为照倭情异常，腰领难得，其在捍卫之道，既不可有虞不戒，揆以藩服之义，亦不可有闻不奏，为此，合行移咨。烦乞贵部照详转奏施行。再移咨云云。

窃照日者岛倭致书，托称邻好，信息非常，情诈难测，而语复有关系乎大朝者，当职不幸于非意之中，遭此事端，既不敢不以实状上奏，以自尽藩服之义。又不得不以私悃仰暴，以兼伸捍卫之诚，方且悚耸踧踖，以俟裁察。乃者伏蒙皇上特垂矜轸，谕降明谕，凡诸睿算之所运，天威之所震，各路征讨之竞捷，诸省变乱之渐除者，悉皆赫然布昭于十行之间。至于先行晓谕之至计，预许拯援之洪恩，尤足以逆折奸萌，消弭祸孽。而东土民庶，亦将凭借宠灵，以永有奠枕之安，则当职窃不胜感戴欣戴，以攒祝我皇上字恤之大德。而惟彼岛人，又于今春间，因渡海舌官，续有訛讯，再申前说，比之上年书契，转益张惶婢阖，显有侦试哄胁之意，委属骇愕。今方另差折冲将军韩时说，司译院正金振夏等驰至釜山，馆接着岛中干事头倭，以宣扬大朝威德。仍且谕之以逆顺，开之以利害，庶几遵奉成算，获保偏壤。以自附于守在四裔之训。为此合行回复。烦乞贵部照详施行。^[1]

这则咨文不署日期，且从内容和格式来看，似由署期不同的两则咨文组成，第一通与《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八《报岛倭来报吴三桂举兵咨》的文字基本相同，而据《同文汇考》，该咨文署期为“康熙十四年十月……”。并且咨文中的“折冲将军韩时说，司译院正金振夏”，应该就是上文《朝鲜译官答对马州家臣书》后署名的韩金事及金判事等二人。而据《备边司誊录》，许积在正月初已经得知倭书系伪造，并断定“以惊惑人心者，意在乐祸”，若果如此，为何他在二月二日又将此书煞有介事地上呈肃宗，引起肃宗严重关切，这岂非自相矛盾？一种可能是，许积进呈给肃宗的对马倭书，即是得自写作这封回信的朝鲜译官，但事后见浮言四起，政局动摇，为稳定人心，遂断然宣称倭书系伪造，杀赵昌汉以塞悠悠众口。大致可以推知，郑经将自海路进攻朝鲜的消息似乎已远远超出朝议范围，间接造成民间舆情汹涌，进而迫使执政当局不得不加强舆论控制，并引发了政治血案。

对马来书中所一再提及的吴三桂檄文，直到乱局之后还一再引起朝鲜士人之嗟叹，如成海应题吴三桂檄文^[2]提到：“檄中云甲寅元朝，奉太子即位，建元

[1] 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卷一九《对马岛来问中国事情事移礼部咨》，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463页上栏。

[2] 《边例集要》卷一七《杂条·丙辰》，第491页。全文抄录了吴三桂檄文。

周启。然三桂实自立而国号周也。三桂事清……执永历而弑之。遂据永历故宫，缮修颇壮丽。陈古玉彝器之属，布列珍禽名花，拥陈沅而酣嬉。此其心岂复思明室乎？”^[1]朝鲜士人最终恍然大悟，吴三桂反清实为一己之私欲，与复明实在没有太大关系。成海应题檄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复题该檄文，认为朝鲜君臣之于吴三桂檄文，“以为倭人假托”，并断定是“因福建商人微有传信。而欲钩取我货”。^[2]其实他们的担心亦非全无道理。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即帝位后不久，消息就传入日本。《华夷变态》的编者同时也是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情报工作的幕后主持者林恕获知消息后，于是年七月三十日作《吴郑论》。他表示：“若其果然，则三十年来之素心，至是而见，而非忠义，而篡夺也。盖彼亦效曹操、朱温之迹，而有刘裕衰暮之叹，而不克终而然乎？”总之他对吴三桂称帝颇不以为然。他甚至对台湾郑氏反清的政治动机，也有所怀疑，“闻先是郑氏亦奉一帝，建永历之号，不知自今而后，其事成而不变所守乎？有私营之谋乎？”而鉴于参与三藩之乱的军阀集团“如福建耿氏及孙将军、平南王，各割据一方，然始与吴郑相应，又降鞑寇”。林恕察觉到参与三藩之乱的诸势力同床异梦，各怀私意，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因此断定：“吴郑则蜂蚁之类，不足算也。”^[3]可谓对于三藩之乱的黯淡前景已有深刻洞见。须知林恕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影响或者代表日本幕府最高当局的意志，然而对马岛主平义真却在次年一如既往地朝鲜传达吴三桂军已围南北两京的假情报。^[4]实际上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郑克塽业已降清后，对马岛主致书朝鲜礼曹，依然危言耸听：“窃闻……东宁郑锦舍丕募奇兵，风舶万里，侵于贵国地方，兀良哈直入北京，而将决战攻。又闻，清王雄奸傲强，以不道之难，而谴责贵国矣。”并且要求朝鲜当局“若有急变，速须申喻，希勿含糊”。^[5]须知当年七月郑克塽所遣使者已赍降表至提督施琅军前投降^[6]，八月十一日长崎当局就从来航二十五番东宁船船员口中获知确切消息。^[7]对此朝鲜君臣甚为愤懑，肃宗命大提学南九万与庙堂诸臣相议撰答书，切责日本有悖交邻之道：

近者，我国使价回自燕京，传言闽兵深入台湾，扼其要害，郑锦势穷力屈，率兵民男妇数十万，出就招抚。信斯言也，与来书一何相反耶？谴责之

[1]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三三《风泉录三·题吴三桂檄后》，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237页上栏。

[2]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三三《风泉录三·复题吴三桂檄后》，第237页下栏。

[3] 林恕：《鹅峰林学士文集》卷四八《论二·吴郑论》，东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第510页。

[4] 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四四《杂录·吴三桂搬家案解》：肃庙戊午（1678年）夏秋间，东莱倭馆译学等，因馆倭得福商所传吴三桂檄文。己未（1679年）六月，东莱府使鱼震翼报称对马岛主平义直，委送差倭。持书契出馆所，书契有“大明旧臣吴三桂辅翼先帝遗子，分箭良将，仗节举义兵，今已围南北两京。而各天异地，未详斗乱情，贵国地近中原，不知干戈余殃无及边徼”语。载《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第453页下栏。

[5] 《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一四，肃宗九年十二月己未条，第668页。

[6] 蒋良骥：《东华录》卷一二，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202页。

[7] 《华夷变态》卷八，第406～408页。

说,尤无端绪,流听多舛,不足为怪。交邻之道,有急则相告,希勿含糊之示,恐虑我太过也。然毋论虚实,闻则相报,足见邻好之至意。〔1〕

不惟如此,此次对马来书事件不知何故辗转传入清朝,导致康熙二十八年三月朝鲜告讦使李濡入京之际,清朝重臣明珠亲自过问,从而又在朝鲜国内引起一场问责的政治风波。〔2〕这也充分说明,对马来书大幅夸大三藩及其盟友郑经的战绩,实际上是一种情报讹诈,意在试探朝鲜当局对于三藩之乱的真实反应,而其实际上也的确动摇了朝鲜舆情,并且对朝鲜执政当局的决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干扰。

二、朝鲜传闻——以釜山倭馆为中心的日朝情报战

另一方面,日本固然常常对朝鲜进行情报讹诈,而朝鲜官方也力图向日本隐瞒战局发展。釜山倭馆的“馆倭”们虽极力打探,但受制于朝鲜极其严密的情报封锁,导致所获消息多来自朝鲜好事之徒,往往不能反应当时战局发展的实况。兹列《华夷变态》所见三藩之乱期间对马进呈的朝鲜风说书如下表:

三藩之乱期间朝鲜风说书一览表

卷次	目录标题	细目	年次	署期	内容摘要	备注
卷二	对马风闻	1. 唐鞑战之事 2. 吴三桂逆心之次第	甲寅(康熙十三年)	六月廿三日	○吴三桂之子乃清朝兵曹判书,自杀于北京。吴三桂奉朱太子即位。 ○吴三桂与清刑部尚书勾结,派遣军士二千扮作商人入京,企图杀死鞑王。 ○清人掘吴三桂先祖之墓,而吴三桂早在三十年前即将先祖墓迁至云南。 ○红头天子二十年奇瑞出现,预示清朝将亡。	十月十八日,自宗对马守处报来。 所谓吴三桂派军士二千入北京欲刺鞑王之事,乃指“杨应龙之乱”无疑。
		3. 觉(备忘录)		九月十一日	○吴三桂占领唐国大部,现正攻打南京,即将陷之。而北京鞑军集处,一时难决胜负。 ○锦舍造战船数百,大部以木塞船底,诱南京清军乘之,清军中计大败。	

〔1〕《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一四,肃宗九年十二月己未条,第668页。

〔2〕《朝鲜王朝肃宗实录》卷二〇,肃宗十五年闰三月戊戌条,第164页。